

# 一路走來毛俊輝 香港戲劇的推動者

四年前，劇壇大師毛俊輝結束了他長達八年的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生涯，成為四海闖蕩的「自由人」。離開一個熟悉的創作環境，意味着放棄，卻也意味着重新起行。於是其後這幾年中，我們看到毛Sir《情話紫釵》跨界聯動的空前成功，也看到他加入了西九表演藝術委員會，希望為劇場界奉獻更多經驗。一路走來，他的心思，仍然緊緊在劇場創作這片土壤上。而他的所想所盼，也從來不只是做好幾台戲，而是令香港劇場工作者與外界實現更多對話、將已有的價值更好地發揮出來。

「其實幾年前我停了一陣創作，離開香港話劇團是有意識的。」那時，已在香港話劇團做了八年藝術總監的毛俊輝，感到當時劇團的理念與自己的理念已有衝突。從他的角度來看，作為香港的旗艦劇團，話劇團應該更有雄心，更有視野。「譬如在我做藝術總監時，發現整個團前十年時間裡面絕少離開本土去演出，這怎麼可能又怎麼可以呢？」

所以當2004年，話劇團被邀請去杭州參加中國藝術節，演出三團合作（香港話劇團、香港舞蹈團、香港中樂團）的音樂劇《酸酸甜甜香港地》時，毛俊輝銳敏發現劇團的舞台不該只局限在杭州。「去演出的確很honour，但演完之後呢？真的能為香港話劇團建立一個平台嗎？真能接觸到觀眾麼？我覺得不夠。」因而他私人找到贊助，帶領團隊前往上海，為上海慈善基金會做籌款義演——從杭州到上海，面對的舞台卻已完全不同，兩場演下來，觀眾口碑好到不得了。

當時，他的用意和希望，不過是讓更多人知道香港話劇團的存在。「因為之前20年中，內地知道進念劇團知道春天劇團，但卻不知道香港還有香港話劇團。」是他先將劇團帶到上海，才令劇團有機會被邀請再去滬上演《新傾城之戀》，又因此被「相約北京藝術節」的人馬看中，前往北京演出。按他的話說：「路是這樣走出來的。」

即使已經分道揚鑣，香港話劇團仍然頒發了桂冠導演給毛俊輝，如今他也會回去導戲。或許他留給劇團的印記始終太過強烈，是他打破了以前的傳統，在主流正規話劇之外也做實驗性劇目，也是他建立了雙語的演出路線，將當年楊世彭博士的《德

齡與慈禧》重新拿出來，肯定其作為劇團經典作品的地位，並通過重演創造更大回響。已開始預購門票的2013香港藝術節中，我們更將會看到中國國家京劇院看中該劇所改編的京劇版本，當然還是由毛俊輝執導。

他就是這樣，走一條路出來，再推動出它產生不同的發展。

## 難的是可持續發展

離開香港話劇團的好處，是令毛俊輝看待事物有了更大的空間。他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做了一份研究報告，探討香港主流劇場的現狀。「當我做這份research paper時，我必須要了解更多不同的人的創作，雖然和進念、春天等團體早已相識，但過去大家很少進行討論。」為了做研究，勢必要進行更深接觸，才能全面反映現狀。

「這非常值得，做完那份報告後，我覺得自己做創作的態度都不同了。」如今再做一個戲，不是只想戲本身，而要想會產生怎樣的impact，可以帶動怎樣的回響。「這就是之前幾年，為甚麼我花好多精神作《情話紫釵》。」很多人問毛俊輝為何遲遲不做新戲，但他恰恰認為，《情話紫釵》本身已是一個很獨特的作品，它聯動了戲劇界、舞台界、音樂界、電影界共同合作。

「這些人好不容易走在一起——《無間道》的兩個編劇和我一起做現代劇本創作，以及現代音樂劇場、音樂電視、何超儀、潘志文等cast。」因為完全獨立，所以反而可以發揮出比一個單一劇團更強大的力量。《情話紫釵》在香港藝術節做完之後，去上海世博，好評多到讓人意外，完全超越了語言隔



膜。之後應北京人藝院長張和平之邀，成為去年北京人藝首個「精品劇目邀請展」開場大戲。毛俊輝認為該劇的最大意義，就在於它是個很好的向內地介紹「香港劇場已經達到一個怎樣水準和程度」的方式。

「坊間也好政府也好，這麼久以來，這麼多心血投資在舞台方面、戲劇方面，要讓人知道。」被人知道、欣賞並認受的價值，遠遠大於身為導演本身，導了一台漂亮的戲。

目前，他在思考下一步該做甚麼戲，和香港話劇團合作也好，藝術節也好，或者自己獨立創作，都不是問題。「但我不想隨便找一個戲去做，對我來說找戲不難，可我希望那套戲會有持續發展、可持續推進。」事實上，毛俊輝很樂意做更多，他也願意分享自己從美國到香港再到內地的諸多寶貴經驗，只是如他所說：「我要將這些經驗用在最好的地方，而不是隨便便做一個戲。」說完又自嘲：「我自己也覺得如果能別想那麼多，吃吃喝喝，大概會省力很多。」

## 有好奇，才有對話，才有合作

推動戲劇力量的發展，不是為了虛榮，就像毛俊輝過去帶劇團去巡演，不是為了出風頭，最重要的在於創造更多分享經驗的空間。他認為，一出舞台劇不斷出去做tour的最重要意義，就是讓人認識你，

對你好奇。「好奇就會有問與答，會有對話，有了對話，才有合作。」而沒有對話的合作，不過只是做show。

或許這也正是最近為何這樣支持「香港周」的原因。既然政府成立了委員會，香港與台灣之間有彼此的官方對話，那麼「台灣月」連續七年可以做得那麼好，香港沒有理由落於人後。毛俊輝說「這次終於我們爭取到政府launched香港周，由康文署統籌政府資助的大團體，像是話劇團、中樂團、進念，再加上一些些分散的團體，將展覽、年輕電影導演的作品匯集在一起，加起來形成了第一次完整地、全面地展現香港的機會。」

在西九表演藝術委員會擔任委員的心態，同樣如是。「有個渠道進行對話，和他們的管理層討論時，我會提出應該做些甚麼，哪些適合我做，只要適合，我一定願意出一份力。」單就香港戲劇領域而言，無論作為創作者還是觀眾，毛俊輝都有他多年經驗與底蘊積累下的充足發言權。

而毛俊輝認為，真正全方位地提升香港戲劇力量，是雙方面的事——無論作品本身質素、製作上，還是政府的機制上，都需要提升。機制需要更靈活，但另一方面，創作者也不可推卸責任。怎樣好好利用已有的特長，去做更多的事，辦認真正的價值，這或許正是香港劇場工作者傳承與保留戲劇力量的真正使命。

# 應時而動李應平：激盪台港文化對話

台灣女性文化範疇內所獨具的個人魅力，當之無愧為一道風景。她們有敏銳的頭腦、知性的見解、和以柔克剛的氣魄，在這些特質之上，李應平則更展露出一份高度專業的執行力。或許這一點，正是她身上最接近「香港風格」的部分。眾所周知，她帶著台灣行政部門的使命、龍應台的期許、和傳遞台灣文化軟實力的決心，來港接掌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這一台灣文化交流重鎮。當我們好奇於肩負厚重責任的她，未來會為台港文化交流做些甚麼時，或許不妨先去理解，她在文化領域曾經做過些甚麼？龍應台又為何會視她為「台灣中生代文化行政人才中最合適的」新任光華主任人選？

近二十年來，台灣的文化行政發展迅速，像李應平這樣從事文化政策規劃的行政工作者們，為藝術家提供了背後的最有力支撐，她的工作一直是站在幕後，帶動文化產業的環境建設，而這一次，則要站到幕前。有別於前幾任身為創作者的光華主任，多年身居幕後的她，在接到委任之後，需要考慮香港社會的接受度與期待值，需要思考在香港這片土地上，台港文化交流要扮演怎樣的角，以及制定怎樣的相關政策切實推進。

更要考慮的，則是家庭。李應平是兩個女兒的母親。「一個讀國中三年級，一個讀小學六年級。在她們進入叛逆的青少年時期，卻沒辦法陪着她們成長。」好在孩子們從小被培養得個性獨立，對這樣的安排基本沒有異議，先生又全力支持她的決定，因而她並未猶豫太久，做好準備，暫別台灣，8月中旬便已正式上任。

## 文化行政就是打好文化的底子

修讀社會學出身的李應平，22歲畢業開始，走入文化領域從事行政工作，更像命運的巧合。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國時報社會服務部擔任企劃專員，那一階段策劃的活動可謂無所不包——文化藝術、教育、甚至勞工服務。工作關係令她在兩岸開放之初、民間力量匱乏的情況下，成為最早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的企劃者，1993年她擔任「雲門舞集首次大陸巡迴」海峽兩岸的行政總協調，1995年策辦了《孔子故鄉四千年文物大展》，與這份工作相伴的三年歷練，則令她意識到文化的推動，理應進一步深化。

從小就喜歡相聲、京劇、歌仔戲，會專程從花蓮坐車去台北聽「表演工作坊」相聲的李應平，意識到或許自己對文化很有興趣。1995年，她參與了台灣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」的成立，並為之工作長達六年。

整體而言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台灣文化環



境，仍很脆弱。按李應平的話說：「台面上看起來很旺盛，但舞台之下的行政和技術支撐比較惡劣。」這恰恰需要從事文化行政工作的人予以協助。於是她和她的團隊試着與大學的非盈利研究中心合作，推出相關課程，在整個環境中建立創作之外的行政概念。

「從事文化政策的我們，最重要就是幫藝術家們在他們的舞台的基礎出現脆弱時，仍然讓他們能專心創作。」2001年，李應平進入台北市文化局，繼續從文化政策層面推動法律的完善。

她說：「行政其實就是幫文化打底的工作。它不能決定藝術家的創作，也不能引導藝術家、改變藝術家，而是幫藝術家為他們的環境翻土，泥土翻得越鬆，各種各樣的藝術元素越容易發芽。」這樣的想法，也正是未來她與龍應台理念上的默契之處。

## 龍應台的默契搭檔

李應平眼中的龍應台是怎樣的呢？「我覺得她有非常寬闊的胸懷和強烈的使命感，她對文化的看法和分析非常犀利，也跨越時代性。」2005年，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成立，令這兩位對文化有着同樣高度熱情的女性，成為了默契搭檔。在文化政策公務之外的接觸上，李應平發現龍應台對年輕人的期待、對台灣的觀察，都有相當超前的意識。

對於香港，龍應台有八年的深厚感情，可謂相當了解香港社會，而李應平則坦言自己非常幸運地在龍應台基金會的工作過程中，和香港有了許多接觸。「所以我清楚部長對香港的看重，我知道她多重視香港在文化角色上所扮演的重要性和關鍵地位。當她問我要不要來做光華時，我非常理解她的想法。」

因而由她來接任光華，一定可以相對最好、最完整地實現龍應台的想法，並且能夠高質承接前幾



■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李應平

位主任的工作，將「文化部」對光華的期許最大限度地予以落實。

但是，當這對搭檔看法相左時，也同樣會產生辯論。李應平認為：「我們作為行政工作者，就是要清楚分析出所有事物的利弊得失，並且檢查是不是和我們最初的理念相抵觸。從前在龍應台基金會，每一次推出新的計劃時，我們都會做非常多的討論，而一旦達成共識，就要放手去做。」

六年的龍應台基金會經驗如是，未來全新的光華經驗，同樣如是。李應平的笑容，美麗而親切，且能令人感到一種沉着於當下的腳踏實地。「我相信我可以一步一步地完成。」

## 實現更好的台港文化對話

新任主任李應平的目標，實質上與光華的歷任主任並無出入，只不過時間段有所不同，她更需要應時而動。

光華的角色從來不止是在香港辦幾場台灣的文化活動，自始至終大家希望建立的，都是一個平台，並希望台灣和香港能在此平台上進行對話——希望台灣的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對話能夠形成，產業通路與市場能夠銜接，激盪出台灣文化對話的共同空間，最終實現一個整合性的目標。

唯一需要思索的，只是透過甚麼樣的方法去實現更細膩的接觸，而這當然要一步步去慢慢實現。今日今日，港台文化交流環境已更為成熟，所以李應平認為啟動下一階段工作的時機，也已臻完備。

更好的對話方式，首先需要更多與在地文化的碰撞與火花。因而今年的台灣月，便想方設法同本地企業和組織對話，盡可能多地做一些連接。李應平接下來更希望與包括香港電影節、香港藝術節、香港書展、設計展在內的本土節慶型展事，進行策略聯盟整合。「另外，香港有西九這麼大的文化計劃，而台灣本身也有文化場館在興建，這些都可以產生合作聯盟和技術交流的機會。」

上任不足三個月，現在談對香港的感情，或許還言之過早，但李應平在心底，並不將這次香港經驗視為「來香港工作」，她認為自己是「被派來香港生活」——工作是一種心情，生活則是另一種，她相信：「當你對一個社會全然接受時，交流才真正開始。」所以，她也嘗試着按照香港一般人的真正生活方式，行走在這城市中。

第一次成功在香港乘公車抵達中環，並成功找到士丹利街上的百年老店時，她激動地用whatsapp向友人報告：「我憑視覺暫留的印象找到了那家店。」她認為，在一個城市中會乘搭公車，才證明你真的進入了這城市。而對那條街巷跨距五年的印象，竟然還是來源於當初來考察時在港的短暫停留。可想而知，香港對李應平而言，具有怎樣難以磨滅的強烈吸引力。

她很希望能以各種方式去探索香港。她說：「探索得越深，我越知道台灣要怎樣和香港對話。」惟望，她探索得愈多、愈久，便帶給我們愈多驚喜。

文：賈選凝 攝：彭子文